

誠意伯文集

一



誠意伯文
集二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
印烏程許氏藏明本

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序

余弱齡侍家長者談國初翊運諸名臣輒疑聽之憬然有懷焉長而宦遊四方竊願表揚先哲博綜其遺文頗喜善本若宋文憲公諸集海內翻刻者幾刻益良劉宋匹也其文獨刻於枯蒼歲久字訛舛板又漫漶莫或新之者余奉命按行東浙以辨香謁公祠下詢遺文僅覩此編愾而歎曰嗟乎逝將以功業揜文章耶

何善本之寡也屬太守陳君烈萃諸文學重加訂正付於良梓俾海內同好者共焉序曰

高皇帝呼劉伯溫爲吾子房蓋開國首功云然子房自二三籌畫之外其言論風旨不少概見而公著書之多乃若此何哉說者謂子房授書黃石舒卷如龍雖神機時出竟善藏其用塞兌閉門不迫不應爲得老氏之術公剛毅慷慨

持大節留心經濟既遇

真主期以王道致太平卻小明
王御座諸正論義形於色危
行危言

高皇帝天威嚴重惟公抗辭不
以利害怵其中振綱紀斥姦
慝雖李善長亦忌諱之况胡
惟庸乎考公履歷豈孔氏所
謂以道事君者非耶漢文成
侯我

明文成公上下相符合特帷幄
中諸籌畫耳公守孔氏家法

多著書貽後世不若子房之
秘密宜也夫其玄機洞鑒神
啓於中天之所授以輔

開天之聖妙筭所紆乘時驚發
載在國史者既與雲漢同其
昭回其諸喻志之說觀物之
篇憤世之詞羈旅之幽思薄
遊之清況與夫

廟堂之所述作士大夫之所應
酬又浩浩如江河嶽嶽如山
嶽醺如惠風朗如景星麗如
卿雲無意擬古而神情悠邈

才氣雄豪體裁音節如庖丁

解牛靡不中於自然者公之

文章與其功業並傳無數恢

恢乎有餘芳矣余受觀風之

寄光昭往訓樹之風聲為世

型範何敢讓哉或曰留侯子

辟疆方少年能策制諸呂計

安劉氏而公仲子璟不忘嗣

君卒全大節茲亦兩文成胤

嗣之相似者劉氏子孫當世

世教修也因附及之

隆慶壬申仲春望日巡按浙

江監察御史後學豫章謝廷
傑頓首拜書

寫情集序

寫情集者誠意伯枯蒼劉先生
六引三調之清唱四上九成之
至音也先生生於元季蚤蘊伊
呂之志遭時變更命世之才沉
於下僚浩然之氣阨於不用因
著書立言以俟知者其經濟之
大則垂諸郁離子其詩文之盛
則播為覆瓿集風流文采英餘
陽春白雪雅調則發泄於長短
句也或憤其言之不聽或鬱乎
志之弗舒感四時景物託風月

情懷皆所以寫其憂世拯民之
心故名之曰寫情集釐為四卷
其詞藻絢爛慷慨激烈蓋然而
春溫肅然而秋清靡不得其性
情之正焉宜其遇知

聖主君臣同心撥亂世反之治
以輔成

大一統之業垂憲于萬世也先
生當是之時深知天命之有在
其蓋世之姿雄偉之志用天下
國家之心得不發為千彙萬狀
之奇而龍翔虎躍也嗚呼千載

之前千載之後英邁挺卓能幾
人哉今先生既薨其仲子仲璟
與其長孫薦謀以是編鈔梓垂
遠以蕃於先生辱平昔之好命
為之序顧蕃愚陋何敢措詞追
慕高風其容讓乎肯

洪武十三年歲在庚申春正月
上泮永嘉儒學訓導安固繁華
山葉蕃叔昌序

郁離子序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
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
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
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
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
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
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
時其君不以天下繁念慮官不
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
為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
清之志藩閩方務治兵辟公叅

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
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
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
遂弃官玄屏居青田山中發憤
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
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
其文郁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
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為十卷分
為十八章散為一百九十五條
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
正已慎微脩紀遠利尚誠量敵
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

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
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槩矯元
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
洞釋群疑辨博奇詭巧於比喻
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
然若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
思之其言確然鑿々乎如藥石
之必治病斷々乎如五穀之必
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若管商
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
闔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
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為非

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
為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畀之
維新之朝乎

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畧輔翼
興運及定功行賞䟽土分封遂
膺五等之爵與元勛大臣丹書
鐵券聯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
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材晉實用
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
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
然公之事業具于書此元之所
以亡也公之書見于事業此

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
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
是書也豈區々一家言哉一變
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
寺出是書以見教一變駭所未
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
其子仲璟懼其散軼以一變於
公有相從之好俾為之序顧一
變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
簡編之末亦為榮幸因不讓而
序之公諱基字伯溫括蒼人若
其言行之詳官勛之次則具在

國史茲不著

洪武十九年冬十有一月門生
杭州府儒學教授天台徐一夔
謹序

郁離子序

古之君子學足以開物成務道
足以經綸大經必思任天下之
重而不私以善其身故其得君
措於用也秩之為禮宣之為樂
布之為紀綱法度施之為政刑
文明之治洽乎四海流澤被于
無窮此奚特假言以自見哉及
其後也雖孔子之聖可大有為
而猶不免述作以傳道况其下
乎然則必假夫文以自見者蓋
君子之不得已焉耳矣君子以

為學既不獲措諸設施道不行
於天下其所抱負經畫可以文
明治世者獨得筆之方冊垂示
千百載之下知而好者或推以
行是亦吾澤所及其志豈不為
可尚矣夫然自秦漢而降能言
之士何限非不欲如前所云也
率多滯於異端失於偽巧詭而
不正駁而不純弗畔夫道固鮮
人苟用之以求致治殆猶造器
而南其轅乎聞天地之隱發物
理之微究人事之變喻焉而當

辨焉而彰簡而嚴博而切及履
以盡乎古今懇到以中乎要會
不襲履陳腐而於聖賢之道若
合符節無一不可宜於行近世
以來未有如郁離子之善者也
夫郁郁文也明兩離也郁離者
文明之謂也非所以自號其意
謂天下後世若用斯言必可底
文明之治耳嗚呼此寧虛語哉
從善少嘗受讀歎其義趣幽賾
岐緒浩穰或引而不發或指近
而歸遠情乎莫測其所以然逮

閱之之久觸類而求然後稍得
窺夫涯涘竊辟諸醫師之籠一
藥必治一病玉石草木禽獸之
屬皆可以已疾延年無長物也
此其為書所以深得古君子立
言之旨使其得君而措於用其
文明之治益天下後世為不薄
詎止度越諸子而已耶是書為
誠意伯劉先生所著先生嘗自
任以天下之重於經綸之道開
物成務之學素所畜有曾以其
槩翊當今之運輔

大明之業昭昭矣存諸方冊者
故御史中丞龍泉章公雖已刊
置鄉塾然未盛行於世先生之
子仲璟與其兄之子薦謀重刻
以傳嗟乎茲豈一家得而私之
者哉僭為敘其大畧俾貽方來
云爾翰林

國史院編脩官諸生吳從善序

翊運錄序

天生聖人開基啓運必生命世之臣以為之輔如伊摯於商呂望於周張良於漢皆翊其君建皇極行王道以致太平以開景運以制禮樂動為世軌也行為世則也黼黻河漢也昭回日星也衣被草木也後世畏之如雷震望之如神明禁其力而不敢肆故其君端拱無為聽行霆驅莫之誰何我朝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

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除胡元之亂不數年間遂開六合奄有萬國榮光貫日王氣浮淮躋斯民於春臺之上熙熙皞皞玉燭調泰階平雖曰虓虎熊羆柱國之臣為之宣力然亦藉明良豪傑與圖治功也方天造草昧定都建康西有偽漢東有偽吳長鱸大艦日夕相撻擊天下未知所嚮有若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

夫護軍誠意伯劉先生者沉幾
先物獨識

真主遂委身而服事焉

太祖敬而信之用其宏謀西平
江漢東定吳會天下大勢固已
定矣于是席捲中原羣雄歸命
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
今觀

御書詔誥之推獎國計事幾之
商榷詞命往復彌縫叅贊千載
一遇雖伊摯呂望張良之卓越
亦不過於先生矣先生真豪傑

之士哉年愈高智愈明功愈大
德愈邵遂分爵土終始榮顯殷
周以來一人而已先生枯蒼之
青田人予忝為同郡今年守職
翰林其孫薦等集其

御書詔誥行狀事實等文名之
曰翔運錄蓋取

誥文開國翔運之語也請予序
其首簡予謂先生之器識事功
通於神明文章道德衣被後世
溥天下皆稱道之而先生不自
以為至是則先生之所至世之

人未必能知之是錄也企

太祖之知人善用賢也企

太祖之聖神文武同符於湯文

也見先生之真識也見先生之

宏謀也見先生之勲業也

聖明會遇自古為難乃獨於今

見之先生之子中奉大夫江西

布政使司右叅政又能繼武其

後結知

太祖以廉能見褒於

制誥可謂耀於前而光於後矣

後之子孫尚亦繼繼承承深惟

祖宗積德創業之不易紹隆先

範以副

朝廷優禮功臣之意將見與是

錄同垂于千萬載之不泯也

永樂二年龍集甲申夏四月中

泚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蕪脩

國史同郡王景序

覆瓿集序

大明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奠安華夷二十年間殄
偽漢殲強吳汛掃腥膻廓清
寰宇復先王之疆理開萬世
之太平是雖熊羆貔虎之士
相與竭股肱奮威武以佐神
功抑亦贊襄廟謨運籌帷幄
之中有其人也若栝蒼劉先
生伯溫真其人乎先生諱基
始以文學上謁於金陵知我
聖祖之克典

神天也即委心聽命遂成鼎之

功累官太史令兼太子贊善
大夫歷御史中丞遷弘文館
學士卒拜誠意伯蓋匹休伊
呂者幾二十年今既九京不
作後進之士景休風仰末照
幸先生之文章猶有存者耳
先生之作有郁離子有春秋
明經有犁眉覆瓿諸集壽諸
梓者久矣惟覆瓿一編未有
序之者其孫刑部照磨貺間
以囑余嗟夫先生之心志於